

柳
暗
花
明

欧
阳
山



欧 阳 山

柳暗花明

《一代风流》第三卷

6.5
-1
05
出
版
社

柳 暗 花 明

《一代风流》第三卷

欧 阳 山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老作家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和《苦斗》，以其广阔的时代背景、鲜明的艺术形象、交错的人物关系和浓厚的地方特色，赢得了众多的读者。本书是《一代风流》的第三卷。

故事开始时，主人公周炳从震南村回到了城里，在振华纺织厂做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周炳参加了如火如荼的抗日示威和抵制日货运动。他因而被捕，受尽了折磨。经多方营救，周炳出狱后，又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另一位女主角胡杏经过千灾百难后，带着她特有的光辉成长起来了。围绕着胡杏，发生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

三家巷另一个营垒的一些人物，在方兴未艾的抗日浪潮中，有的破坏抗日运动，有的残酷地镇压群众……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了革命的广州，周炳到长沙接受新的任务，胡杏她们奔赴延安……

柳 暗 花 明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9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1}{4}$ 插页 2

198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8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10019·3195

定价 1.15 元

——谨以这本小书，献给鲁迅先生，
纪念他的百年生忌

作 者

1981年

目 次

八一	劳资合作	861
八二	凶日	874
八三	自由女	886
八四	井旁结拜	896
八五	关里关外	908
八六	君临天下	922
八七	恩与仇	933
八八	两个周炳	945
八九	进击	956
九〇	镇压	968
九一	虚无缥缈的幻境	981
九二	第一次撒谎	994
九三	人的理想和畜生的理想	1007
九四	海陆空	1019
九五	电光雷火	1031
九六	心比肉疼	1043
九七	蛊惑	1055
九八	梦寐以求	1067
九九	营救	1076

一〇〇	宣誓	1086
一〇一	山重水复	1097
一〇二	知名知情和知心	1107
一〇三	田鸡局	1118
一〇四	可怕的变化	1129
一〇五	风满楼	1139
一〇六	水鬼逃	1150
一〇七	在演习声中	1161
一〇八	不寒而栗的冬天	1172
一〇九	智者	1183
一一〇	保卫华南	1194
一一一	清明会	1205
一一二	迷宫	1216
一一三	南方不亮北方亮	1227
一一四	如醉如狂	1238
一一五	广州脸红了	1249
一一六	夜行者	1259
一一七	被抛弃的人们	1269
一一八	广东三无	1280
一一九	报答	1290
一二〇	南岭之秋	1300

八一 劳资合作

在悲伤至极的时候，周炳曾经想过：最好从日历上把今年的八月抹掉，叫今年根本没有八月。但是八月却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想法，自己大模大样地来了，又大模大样地走了，给他留下了一肚子悲愤，一肚子疙瘩，一点儿都消解不掉。甚至八月才走，九月又来了。这个九月会给人们带来什么东西？是快乐还是灾难？是不是更大的灾难？——周炳连想都没有想清楚，九月就来了，简直是给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这段时间里，周炳过着一种昏昏然、懵懵然的生活，精神上十分麻木，十分混乱。他回顾一下过去十年的事情，那里面全是失败，全是悲伤。他不愿再去想它了。可是将来呢？将来又会是怎样的呢？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他曾经告诫自己道：“将来是光明的！你傻了么？怎么连这一点也不知道？”说着、说着，眼前果然出现了一片光明的景象。但是不久，什么光明的景象都没有了，眼前又是一片黑暗了。就这样，又光明、又黑暗，又黑暗、又光明，反复无穷，简直把人折磨得要死。想到是处，他总是一百遍、一千遍地问自己道：“兄弟们都上哪里去了？囚笼里面的胡杏如今还活着么？我如今该着手做哪件事情？”可是问来问去，总是不得要领。他每天一早爬起来，穿起衣服就往外跑，整天奔波劳碌，也不知道上什

么地方去，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有点象四年前他刚到上海的时候那个模样。有人跟他说话，他总是把自己的感情全部隐藏起来，不让一个人看见。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拼命地喝酒，拼命地抽烟，暗暗地独自伤心。

他姐姐周泉看见这种情况，不由得心中十分害怕。她倒愿意周炳象从前区桃牺牲之后那样，大哭大闹地痛苦几天，反而容易回过头来。如今周炳把心事藏得密密实地一点不露，说不定哪一天爆炸开来，就会闹出大事。她跟二嫂区苏一商量，区苏也是这个想法，只是两家都想不出计策。有一天早上，楼下满院子的桂花都开透了，屋子里尽是桂花香味儿，周泉就对她丈夫陈文雄说：“卖·打令，我有那样的幸福领你一点盛惠么？”为了取悦陈文雄，她这句话是用英文说的。所谓“卖·打令”，就是英国人说“我的爱人”的意思。陈文雄一听，果然高兴到了不得，也就吻了她一下，用英文回答道：“我的小鸟，你完全有那样的骄傲：你可以命令我做任何你愿意我做的事情，仅仅除了要地球停止运转！”后来为了省事，他们还是用广州话谈下去。周泉用明朗善良的眼神望着陈文雄道：“你难道没有看见我们阿炳么？他近来失了业，又碰着不幸的打击。心神不定，吃、睡不安。人瘦成那个样子，腮帮骨都露出来了，胡茬子都冒出来了。你不想个办法怎的！”陈文雄随口答道：“幸亏如此。如果咱们这位王子一漂亮起来，三家巷又要叫他招得疯疯颠颠的了！”周泉撒娇道：“唔，人家说正经话！”陈文雄连忙兜住道：“好，好，说正经的。这里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一个是回到我们陈家来当干儿子。这两个办法当中，只要实行一个，他的失业问题就消失

了。”周泉顿脚不依道：“不干，不干！你哄人！你是开玩笑！”陈文雄又陪笑脸道：“好，好，好。真不开玩笑。论起我们的家业来，不愁哪个窟窿、哪条缝缝塞不下一个半个人，可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位舅爷爱做什么呀！我们这位舅爷，他就是有那么一点儿强！”周泉天真无邪地说：“算了，算了。你就是会说话！你们那个震南什么公司停办之后，你不是又要办什么振华纺织厂么？我不信你就没法儿安插！”陈文雄笑道：“是倒是。只是我也没心思去认真管那些事儿。倒是三妹她爱揽闲事，——这真是个好事之徒！我不过拉拉头缆而已。”说完，他就闭上嘴巴，沉思起来。其实他一点也不想开玩笑。从周泉一开口叫“卖·打令”起，他就料中了是那么一回事，只不过他想不出好答案，才信口说了这么几句废话。后来不久，他就想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答案来了，说：

“这样吧！工厂里面还缺少一个采买，就委屈他一下吧！这采买虽不算高级职员，却是一个亲信的位置。按商场的惯例，但凡经手进货，都有‘扶艾·派先’的回佣。你知道什么叫‘扶艾·派先’么？我的小鸽子，这么庸俗的东西，你是不会知道的。那就是百分之五的意思。就为了这百分之五，已经有二、三十人宁愿不要薪水，来谋这个位置了。我的选择很严格，一直没有定夺。”

他讲完了，还加上微微一笑，表示对自己的高明，自己也十分欣赏。原来按照他的想法，他这句话叫做“一箭三雕”。周泉既然为这件事开了口，他不能不卖点面子，况且将来由陈文婕来做人情，还不如自己来做这个人情，这是第一雕；其次，如果周炳当真接受了这个职位，用心赚钱，成家立业，那就达

到了教育周炳、感化周炳、使周炳走上人生正路的目的，那未始不是一件好事，这是第二雕；万一周炳不肯干，那也好，那就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大概从共产党看来，这种职位是卑鄙的、贪图发财的、充满资本主义臭味的，这就是第三雕。周泉明明看见他在微笑，既不懂得世上有这许多雕，又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就反而高兴地点点头，十分满意了。一会儿之后，就在陈家的楼下客厅里，陈文雄、何守仁、陈文娣、李民天、陈文婕五个人又继续商量振华实业公司和振华纺织厂的大事情。关于创立振华实业公司和开办振华纺织厂的事情，他们已经商量过许多回了。现在，公司方面固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厂的方面，厂房已经利用一间旧的织布厂翻修好了；机器都是全新的、进口的，也已经安装好了；所有的原料、材料、生财、家具，也早都准备好了；只等职员、工人一齐备，就可以开工。今天要商量的，只有两件事情：一件是公司的宗旨，一件是执事人员的名单，准备商量好了，向董事会提出去通过一下，也就是收尾的工程了。提到公司的宗旨，陈文婕一上场就侃侃而谈道：

“你们不要笑我，说我又要谈什么理想。一个人有了理想，我想总是好的。你们从前都是有理想的人，不过……还是谈到现在的事情吧！咱们的垦殖事业是结束了，也赔了几个钱，但是我并不承认那是失败，至少，不能说是完全的失败。不是么？我不承认‘劳资合作’的失败，民天呢，他不承认‘科学救国’的失败。……”陈文婕说到这里，陈文雄就插嘴道：

“是呵，你们两家合起来，就是完全没有失败！”

大家乐了一阵子，陈文婕又接着往下说：“所以，这振华实

业公司的宗旨要写成‘劳资合作，实业救国’才好。我希望我的理想能够变成大家的理想！”她一说完，陈文婕立刻接上，表示了赞成，并且是情绪饱满的赞成。按照陈家的规矩，如果有两位姑太太说了话，任何男子要想插嘴，只能算是白搭。陈文雄懂得这个规矩，只是用英文说了一句：“理想之所以美丽，因为理想是一个理想！”表示了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李民天觉着自己人微言轻，况且这事情跟科学又没有关系，也就表示了赞成。何守仁觉着自己出了钱、投了资，不说说话也太孬头，就冒冒失失地说：“实业救国倒满好……”下面本来想说：“劳资合作”可以不必，但是他忽然发现陈文婕对着他怒目而视，就立刻改了口道：“劳资合作也不错。把两句话对调一下怎么样？”但是他虽然让了步，还是没有人兜他，宗旨照三姑太太的原样通过。至于执事人员名单，那更无足轻重了。振华实业公司方面，陈文雄当仁不让，担任了董事长；陈文婕驾轻就熟，担任了会计主任。陈文雄本来有意要请何守仁屈就副董事长一职，但是何守仁竭力谦辞，不愿沾手，也就算了。振华纺织厂方面，经理一席，自然是陈文婕挑起来；协理一席，仍然选中了郭寿年；以下管工林开泰，跑街郭标等等，就不必细说了。只有采买周炳一角，却有些争议。陈文雄提出来之后，何守仁首先反对，认为那是开门揖盗。李民天觉着叫周炳干这种差事，有点不伦不类。三个男子争辩一番之后，依然没有定着。陈文婕本来极愿延揽周炳这个人才，但又怕他难以合作，踌躇不决，没有开口。陈文婕认为应该把周炳圈进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何守仁也不瞧瞧她的眼色，就擅自声言反对，叫她十分生气，因此也不开口。后来她看见何守仁太不识趣，就毅然发

话道：

“既然讲劳资合作，当然应该找倔强的人做对手，方显得出本事。如果尽找一些羔羊做对手，你本来拿石磨去压它，它也不叫唤一声的，还谈什么合作不合作呢？我大哥说得对！我们就是要感化周炳这一类人！倒是人家肯不肯上钩，还很难说呢！顶好得三妹夫去说说看；周炳如今正在落魄，他俩又有交情，也许能成事。”

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李民天揽得这么一桩差事，着实很棘手。本来从陈家到周家，只隔一堵墙，他一步走过去，就可以得出个究竟。但是他不走直路，却绕了一个大弯子，先跑到豪贤街那位南海县县长宋以廉的公馆里，找着了他的小姨子陈文婷。陈文婷在华丽之极、又庸俗之极的客厅里接见了。那高大，漂亮，外貌很象周炳，只是脖子稍为长了一点儿的“长颈鹿”区细，自从打震南村开小差回到省城之后，就在他表姐陈文婷家里当了一名男管家，如今也坐在一旁相陪。陈文婷一见李民天，就把宋以廉那种污秽德行有那么狠、得那么狠地数落了一顿，简直说得不堪入耳。后来说到正题，她也以大股东的身份说话，表示赞成雇用周炳。她斩钉截铁地只说了一句话：

“毫无疑问，我们的厂子应该把炳哥网罗在内！”

李民天十分满意，就提出想请她的男管家区细先跟周炳说一说，探探他的口风。陈文婷稍为迟疑了一下，也就答应了。李民天又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客人走了之后，区细吃过午饭，也想去看看周炳，就打算出门。陈文婷把他叫住了，又迟疑了老半天，才严词厉色地对他嘱咐道：

“关系到我跟你两个人的事情，是这样的——任凭你对我爹讲也可以，对我妈讲也可以，对无论什么人讲都可以，甚至对我们那发瘟县太爷讲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有对炳哥一个人讲，那是万万地，万万地不、可、以！要小心你那条小命才做得！”

区细眨眨眼睛道：“怎么，你还怕他么？你还想破镜重圆么？”

县长夫人以雷霆万钧的势子说：“记住！不要管你管不着的事儿！”

区细害怕了，连声应道：“是，是，”就满脸没趣儿地走了出门，到了三家巷，却巧周炳在家，区细就把陈文雄的意思一五、一十地说了，还说了劳资合作、亲信的职位、“扶艾·派先”之类的话。周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区细跟前，用那粗大的指头摸区细的脸蛋，摸到区细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才说：

“你瞧你这个地方长得多厚了！你来敦促我去当资本家的走狗么？”

区细着忙了，结里结巴地分辨道：“炳哥，你也不要太过于不识抬举。我看二姨爹如今也不富裕。人家倒是一番美意呢！”

周炳抗声道：“如果是美意，也不过是资本家的美意罢了！你如今也没有个什么‘正当’的职业，你自己去干这个采买不是很‘合适’么？”

区细听出周炳的话里有话，也就把事儿搁在一边，不敢纠缠了。他走出神楼底，上二姨妈周杨氏房里坐了半天，又上大姐区苏房里坐了半天，磨蹭了好一阵子才走。区细走了之后，

周炳就动手冲凉，梳头，洗洗，刷刷，又发了熨斗，把一套白斜布学生装烫得熨熨帖帖地，穿在身上，嘴里还哼着有腔无字的粤曲。二嫂区苏抱着那已经一岁半的小宝贝周贤，挨着门框站着看他，他也不知道；小侄儿周贤一连叫了几声“笃笃、笃笃”，他也没听见。区苏高声叫道：“阿炳，今天晚饭，买什么菜给你吃？看你的气色这么好，怪不得今天早上喜鹊在瓦背上直叫唤呢！”周炳猛一抬头，笑道：“今儿我不在家吃晚饭了。有人请吃饭，是八仙大会！”区苏说，“谁请吃饭，怎么叫八仙大会？”周炳说，“八仙就是陶华、关杰、邵煜、丘照、加上马明、王通、你兄弟阿卓和我。他们都陆续回到省城来了。我们昨天晚上都会了面，商议好公份儿在华佗家里吃一顿饭，这就叫八仙大会。”区苏说，“既是好事情，就该快去。只是不要喝太多的酒。叫阿卓明早来，让我看看。”周炳也答应了。不久，他就走出三家巷，朝小北门那边走去。到了天官里，在一条横巷子里面，找着一个没门牌的门口，推门就进去。原来陶华跟何娇两人自从离开乡下后，在外面转了几天，就回到省城，租了天官里一家人家的后院子，同居起来了。这里有一厅一房，一个草院子，走后门出入，倒也清静、归一。陶华又到附近一间染印工厂找了一份活儿，暂时糊口；何娇找不到事做，就在家里面做做家务。周炳一进去，看见他两夫妇正在杀鸡炖肉，有说有笑的，就对何娇说：“大嫂，你好了。你脱离苦难了。嫁得我大哥这么一个汉子，也不知够多少姑娘眼红呢！”说罢，忽然想起区桃跟胡柳，也有何娇那样的人品、才情，就是没有何娇那样的福气，不免心里酸了一酸，赶快把脸拧向别处。陶华没留心他犯了心病，又说：“我今天才听说，茅通也置了家了，就是你们

那个老相识阿葵。他俩也就住在擢甲里呢！”周炳点头道：“如此说来，阿葵也上了岸了！她原本是个好姑娘，挺聪明、挺义气的，只因穷，才跳下了苦海。那时候，她真心真意爱着杜发，不料杜发又在起义的斗争里面牺牲了。我十分了解她的痛苦！好了，如今有着落了！”本来这些话，是替王通、阿葵高兴的，不料说着、说着，他的心里又酸了一酸，连忙把头低了下去。幸好这时候弟兄们也陆续来了，才把那片愁云冲散。先来的是马明和王通。马明住洞神坊，王通住擢甲里，算是西路人马，可是两家都没找着活儿干。其次来的是邵煜、丘照、区卓，算是东关和南关的人马。邵煜在珠光里找了一间小房子，自己开了一间裁缝铺；丘照别的不会，就拉洋车，如今住在八旗二马路；区卓住在珠光里自己家里，也没干什么。最后到的是关夫子、关杰。他在大市街搞了一个极小的门面，凭着熟人左赊右拉，开起一间小印刷所来，排字、印刷、掌柜都由他自己一手经理，有一天、没一天地支撑着。大家见面，不免倾诉一些别后相思之苦，往后又齐声赞叹陶华跟何娇的快乐、王通跟阿葵的幸福，周炳触动心事，又是一番辛酸。

到吃饭的时候，大家笑语喧哗，开怀畅饮。马明举起酒杯道：“陶华跟何娇，王通跟阿葵，如今都快乐、幸福。可是在快乐、幸福之前，他们都经过剧烈的战斗！不经过战斗，是没有什么快乐，也没有什么幸福的；就有，也是孱头的快乐、孱头的幸福罢了。有许多人在战斗里面牺牲了，也有许多人如今正在战斗着，有许多人将来也要参加战斗，咱们为所有这些人喝一杯！”大家都说军师讲得好，把自己的酒一饮而尽。陶华也举起酒杯道：“咱们本来有十二个人，如今只剩下十个了。胡

树、胡松兄弟俩虽然投奔红军，远走他方，还是跟咱们在一起的！让咱们弟兄十个，永不分离！让咱们喝一杯！”大家听说，又干了一杯。周炳这时候，红光涌上了脸颊，热血透进了指尖，从前那种孤雁离群、凄清彷徨的感觉，早已一扫而光，全身的劲儿也慢慢地恢复过来。他也举起酒杯，对大家邀请道：“来，我给咱编几句歌子，大家听着！”大家静了下来，他就随口说道：

太阳有起有落，
月亮有圆有缺。
咱们弟兄十人，
战斗永不分裂！

说完，把那杯酒先喝干了。大家一听，又雄壮，又有劲，又明白，又合心意，都同声叫起好来。不用说，声音最高、最尖、最响亮的，还数小兄弟区卓。赞叹一阵之后，陶华先站起来，把那歌子说了一遍，干了一杯。跟着从左首轮过去，马明、王通、丘照、邵煜、关杰、区卓都照着陶华的样子站起来，把那歌子朗诵一遍，喝一杯酒。轮到周炳，周炳说已经喝过了。大家不依，要他代表胡树，朗诵一遍，喝一杯。下面轮到何娇，何娇说爷儿们的事情，没有她的份儿。大家更不依，要她代表胡松，也朗诵一遍，喝一杯。每个人都兴奋得不得了，连头皮都痒起来了。区卓更是十倍地兴奋，离开桌子，在方砖上搓手顿脚地走来走去，象一只公鸡仔一样。喝完了酒，吃完了饭，已经是二更天了。大家坐着闲谈，周炳又说：“我给咱说个笑话儿醒醒酒吧，”就讲起今天下午区细来跟他说，振华纺织厂

要请他当采买的事儿，特别把“扶艾·派先”的意义细说分明，末了，又加上一句道：

“瞧！咱们在这里起誓，对他们宣战，他们却来请咱们去‘劳资合作’呢！”

这句话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丘照说，“他要是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就拍姜一般地拍他的脑袋！”王通快嘴接上说：“还要炳哥舍得！”关夫子迟迟疑疑地说：“我就不明白他们读书人为什么爱说一些好听的话，又不实地去做。”煜嫂斯文文地说：“他们不说好听的话行么？你叫人家自己种地、自己织布呀！”陶华拿葵扇拍着自己的手掌说：“阿炳这三表姐到底是个厉害人！别瞧她合作、合作不离口，咱们罢了两次工，也没见她合过什么作来！”马明想了一想，就提出另外一种意见道：“他们要是招人做工，我们还是可以去的。他合他的作，我扛我的活儿，这是两码子事儿。难道说，华佗的染印工厂老板，就比陈家老板好些么？关夫子的印刷所，就不接资本家的活儿么？迫击炮的那辆车仔，就不拉资产阶级么？”听见孔明这番议论，大家就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只有区卓一个人撅起嘴坐在一边，气得胀鼓鼓地，始终不做声。正热闹着，金端、麦荣两人带着一个年轻小伙子走了进来。大家一见，纷纷站起来，让坐、斟茶。凡是没有见过金端、麦荣的，周炳都给一一地介绍过。大家平日老听说他们的名字，这时都肃然起敬。周炳介绍完了，麦荣就给大家介绍那个年轻人道：“他就是我在上海寅丰搪瓷厂做工时候的好伙计江炳！才从牢里出来。是江北人。上海呆不住了，到广东来，暂时要在陶华这里住几天。”周炳一听说是江炳，立刻想起上海金鑫里三号的奶妈江妈和